

中国文化史丛书

中國南洋交通史

冯承钧著

中國文化叢書

第一輯

中國南洋交通史

馮承鈞著

上海書店

本书根据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复印

中国南洋交通史

冯承钧著

上海书店出版

(上海福州路401号)

宝山县东方红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9 3/4

1984年3月第一版 1984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8000

J70·1 (全五十册) 定价70.00元

(内部发行)

序例

近年撰作，頗畏大題目，尤畏他人提出之大題目，是以辭謝者屢。中國南洋交通史亦一大題目，初被徵求時，亦未敢妄作，雖因友朋之鼓勵，兒子之慫恿，尙猶豫不決。自信是編脫稿後，必不能副人之所期，而其疏漏或與西域地名等。南洋範圍廣大，涉及語言甚多，非有鴻博學識不足辦此；南海地名纂輯已有數年，而尙未敢示人者，職是故也。第思大輅始於椎輪，姑且放膽一爲，或可得拋磚引玉之效歟。正躊躇中，吾友向覺明達適由英倫寄惠我 G. Ferrand 撰大食波斯突厥交涉及遠東之輿記行傳二冊，於考訂地名上得大助力，余意遂決。

今之所謂南洋，包括明代之東西洋而言，東西洋之稱，似首見島夷志略著錄，然至明代始盛行。大致以馬來半島與蘇門答刺以西，實言之，今之印度洋爲西洋，以東爲東洋。昔日大食人亦以此兩地爲印度與中國之分界。然在元以前則概名之曰南海或西南海。茲編研究之範圍，東起呂宋，西達

印度西岸、阿剌壁海西岸諸地不錄，安南、占城、緬甸、暹羅四國亦不著於編；安南原列中國郡縣；昔之占城爲今安南之中南圻；緬甸與中國交通常遵陸而不循海，暹羅至元代始合爲一國，元以前其南境先隸扶南，後爲杜和鉢底國也。

中國與南海之海上交通，有史之初應已有之，然史無其文可以徵引，祇能上溯至於漢代。茲編分爲上下二編，上編述事蹟，下編輯史傳與記文。中國南洋交通之事蹟散見於載籍者詳略不等，茲特就其重要者述之，首漢武以來譯長交市南海，次吳時康泰等之使扶南，次晉末法顯之歸程，次南北朝時往來南海僧人之行踪，次隋常駿等之使赤土，次唐賈耽所記廣州通海夷道，次唐代往來南海之僧人行踪，次宋代之南海，次元代之南海，次鄭和之下西洋，凡十章，是爲上編。原擬終於謝清高海錄，旋因篇幅所限，故略；歐羅巴人東來後，事蹟漸多，非是編所能詳，續編之作，期之異日。著錄古代南海之文，以中國載籍爲最詳，大食人之撰述次之，南海碑文又次之，此外無足論也。余久有志稟輯中國載籍中之關涉南海諸文合爲一編，鈎稽而比附之，惟此事體大，需時久，雖有志而未能；散見於類書或舊註中之古佚籍，欲排比校勘其文，非窮年經月不可。是編所輯，以史傳及前人曾經研究之

輿記爲限。諸輿地中偏重趙汝适諸蕃志與馬歡瀛涯勝覽，蓋此二書爲宋明二史外國傳之一源也。次有汪大淵島夷志略證以明人所引書題，原名似爲島夷志，今傳世之本，似爲明人刪節之書，故其文頗有分併，且舛訛難讀，惟元人輿記僅是本幸存，故亦撮其要而錄之。費信星槎勝覽半鈔島夷志略之文，重要固不及瀛涯勝覽，然世傳之本，或經明人竄亂，或脫誤難讀，引用其文，非先校勘不可，然此短期中無此餘力，故亦不錄。今所錄諸國，首扶南，因其爲唐以前東西往來之要衝也；次真臘，因其繼扶南而立國，惟其疆域小於扶南；次閩婆，因南海諸州與中國通，以此島爲最古，而滿者伯夷大國曾稱霸於南海也；次三佛齊，自唐迄元，亦嘗爲南海中之大國；次南海羣島諸國，著錄者蘇門答刺，藍無里，那孤兒，黎代，阿魯，監籠，碟里，淡洋，呵羅單，蘇吉丹，新拖，重迦羅，婆利，麻葉璽，假里馬打，勾欄山，渤泥，蘇祿，三嶼，麻逸，呂宋，文老古，古里地，悶凡二十三國；次馬來半島諸國，著錄者丹丹，盤盤，赤土，狼牙脩，佛囉安，單馬令，彭坑，吉蘭丹，丁家盧，滿刺加，柔佛，凡十一國；次印度沿岸諸國，著錄者天竺，榜葛刺，烏爹，注聾，加異勒，師子國，唎喃，古里，柯枝，南毗，下里，胡茶辣，須文那，凡十三國，是爲下編。

下編所錄雖盡史傳輿記文，然比附頗費年月，如印度東岸之 Coromandel，乃梵語 Coja-

mandala 所轉出之今名，此言朱羅國也，西域記名曰珠利邪 (Coliya)，大食語傳寫作 Qaliyan 又名其都城曰 Ma'bar，後大食語又將 Coja 轉讀作 Suli 或 Soli，因之中國載籍著錄者凡四名曰珠利邪，見西域記；曰注輦，見宋史；曰馬八兒，見元史；曰瑣里，見明史，皆一國也，除珠利邪外，似未經國人考訂而比附之，餘多仿此。下編後三章，每章不祇一國，然皆以類從，備舉其同名異譯，其異名不見於各傳者則附註以明之。下編所錄以有傳者爲限，其他諸國名散見賈耽記通海夷道，嶺外代答，諸蕃志，島夷志略等編者則別詳上編各章。國名地名之下，概用羅馬字註其古今名稱，能考其原來語言名稱者，亦錄其羅馬字譯寫名稱於後。自信學識雖簡陋，必不致如鄭曉皇明四夷考之排比散亂，邵大緯海番域錄之糅雜混淆。

茲編重在考訂地名，國人從事於此類考訂者，固不乏其人，僅就近代言，如徐繼畲瀛寰志略，魏源海國圖志，沈曾植島夷誌略廣證，陳士芑海國輿地釋名，杜宗預瀛寰譯音異名記，丁謙諸考，雖不及明史外國傳考證之紕謬，然頗多隔靴搔癢之說，其弊皆在不明語言音韻。外國人從事於此類考訂者亦有數家，除伯希和外亦多瑕瑜參半，茲所採者，Hirth，Rockhill，伯希和諸氏之說爲多，藤

田豐入之說亦瑕瑜互見，僅擇善而從。諸說不必皆爲定讞，採其立說較長者而從之。然今之所是者，安知明日之不非？前在瀛涯勝覽校注中以蘇門答刺國當後之啞齊，蓋輕信明史蘇門答刺傳後「後易國名曰啞齊」語，後見伯希和和下西洋考亦以蘇門答刺當啞齊，姑從其說，近檢本年通報，伯希和評瀛涯勝覽校注文，謂前說誤，應改作Pase，河上之 Samudra村，卽其例也。職是之故，考證稍涉影響而無別證者不錄，如嶺外代答諸蕃志之登流眉，伯希和疑是宋史丹眉流，文獻通考舟眉流之倒誤，然無旁證可以證實，如是之類，概不敢妄爲牽合。明知疏舛容有未免，搜剔或有未及，甚願世之博達有以指正而補充之，則是編輯廓之具爲不虛矣。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十八日馮承鈞識

目錄

序例

上編

第一章	漢代與南海之交通·····	一
第二章	康泰等之使海南諸國·····	一一
第三章	法顯之歸程·····	二一
第四章	南北朝時往來南海之僧人·····	三一
第五章	常駿等之使赤土·····	三八
第六章	賈耽所誌廣州通海夷道·····	四二
第七章	唐代往來南海之僧人·····	四六

第八章	宋代之南海·····	六三
第九章	元代之南海·····	七八
第十章	鄭和之下西洋·····	九一

下編

第一章	扶南傳·····	一〇九
第二章	真臘傳·····	一二一
第三章	閩婆傳·····	一三二
第四章	三佛齊傳·····	一五六
第五章	南海羣島諸國傳·····	一七一
第六章	馬來半島諸國傳·····	二二〇
第七章	印度沿海諸國傳·····	二四三

中國南洋交通史

上編

第一章 漢代與南海之交通

中國與南海之交通爲時應甚古，然載籍之文可徵引者，祇能上溯至漢書地理志。漢書卷二八下粵地條後云：「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前一四〇）至前八七）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爲耦；蠻夷賈船，轉送

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一至五年）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此文雖簡，要可考見漢代與南海交通之梗概。一可知發航地在今之雷州半島，所乘者是中國船舶，在遠海中則由蠻夷買船轉送。二可知入海者是屬黃門之譯長，齎黃金雜繒而往，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而歸。黃門隸少府，證以唐宋市舶多由中官兼領一事，可以推想漢代通南海者亦爲中官。新唐書卷四三下引賈耽入四夷道里，謂出峽（滿刺加峽）地人多鈔暴，乘舶者畏憚之，與此文「亦利交易，剽殺人」一語合。蓋南海中土人劫掠行旅之事古今同然也。所難知者僅爲漢使所歷之國，諸國名經兩千年之傳寫，難保毫無訛誤，故歷來諸考據家幾人持一說，然藤田豐八（註一）費瑯（G. Ferrand）（註二）等並以黃支當西域記卷十之達羅毗茶國（Dārīdā）都城建志補羅（Kāncīpura 今 Conjeveram），立說較爲可取。藤田以爲都元國卽通典卷一八八之都昆或都軍國，而位之於馬來半島；以邑盧沒國當新唐書南蠻傳盤盤國東南之拘婁蜜，而位之於緬甸沿岸；以

謁離國當買耽入四夷道里中之驃國悉利城；以夫甘都盧國當緬之蒲甘（Pagan, Pagan）城；以皮宗當馬來半島之Piang島。雖不乏臆斷，然大致可取。費瑋立說多與藤田合，且以宋史卷四八九注釐（Cola）傳載大中祥符八年（一〇一五）注釐使臣娑里三文之行程比附考之，立說更爲精審。將來容有新說，然於黃支爲建志一說似不易推翻。考紀元前南印度之古國最著名者有二，曰朱羅（Cola）立國於Trichinopoly同Tanjore一城間；曰般荼（Pandya）立國於Madura城一帶；旋有拔羅婆（Pallava）朝，代案達羅（Andhra）而興，臣服二國，建都於建志補羅，文化甚盛。（註三）漢書地理志之黃支似指此國，則在紀元前一二世紀時，漢使足跡已至南印度矣。

紀元後西南海外諸國之通中國曾見後漢書著錄者有四：

卷一一六南蠻西南夷傳云：「永寧元年（一二〇）揮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卽大秦也。揮國西南通大秦。」

卷六本紀云：永建六年（一二一）「十二月日南徼外葉調國揮國遣使貢獻。」註引東觀記

曰：「葉調國王遣使師會詣闕貢獻；以師會爲漢歸義，葉調邑君，賜其君紫綬；又揮國王雍由，亦賜金印紫綬。」又卷一一六西南夷傳云：「永建六年（一三一）日南南徼外葉調王遣使貢獻。帝賜調便金印紫綬。」

卷一一八西域天竺傳云：「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而戰；其人弱於月氏，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罽越國，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別城數百，城置長，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以身毒爲名。其時皆屬月氏，月氏殺其王而置將，令統其人。土出象犀瑇瑁金銀銅鐵鉛錫。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細布好氍毹諸香石密胡椒薑黑鹽。和帝（八九至一〇五）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乃絕。至桓帝延熹二年（一五九）四年（一六一），頻從日南徼外來獻。世傳明帝（五八至七五）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書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一四七至一六七）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

同卷大秦傳云：「大秦國……與安息天竺交市於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質直，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用富饒。鄰國使到其界首者，乘驛詣王都，至則給以金錢。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綵與之交市，故遮閼不得自達。至桓帝延熹九年（一六六），大秦王安敦遣使至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過焉。」

綜考右引諸文，當時從「日南徼外」來獻者計有四國，曰揮國，曰葉調，曰天竺，曰大秦。揮國地處上緬甸，其來也或遵陸而非循海；所獻大秦幻人疑是南天竺之幻人，蓋南天竺一名 *Dakṣiṇā-patha*，即法顯行傳之達嚩，傳稱「揮國西南通大秦」，疑即此大秦。印度昔亦以幻術名，法苑珠林卷七六云：「唐貞觀二十年（六四六）西國有五婆羅門來到京師，善能音樂祝術雜戲，截舌抽腹，走繩續斷。又至顯慶（六五六至六六一）已來，王玄策等數有使人向五印度，西國天王為漢使設樂，或有騰空走索，履屐繩行，男女相避，歌戲如常，或有女人手弄三伎刀稍槍等，擲空手接，繩走不落，或有截舌自縛，解伏依舊，不勞人功。如是幻戲，種種難述。」可以為證。三國志卷三十註引魏略西戎傳，謂大秦「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蓋指地中海大秦人之幻術，與揮

國條所言者殆有別也。

葉調會經伯希和考訂爲 Yavadipa 之對音，費瑯氏又以南海方言證其不誤，然則指今之爪哇矣。（註四）惟藤田豐八獨持異說。

其說（註五）以爲葉字不宜作葉音讀，而應作攝音讀，因假定其爲斯調之同名異譯，復又以斯調爲私訶條之簡稱，由是以此三名並指錫蘭島。案錫蘭島之古稱，梵文俗語寫作 Sihadipa，支婁迦識譯雜譬喻經作私訶疊，失譯人名，雜譬喻經作私訶絮，餘若藝文類聚卷七六引支僧載外國事，水經注卷二引竺芝扶南記，酉陽雜俎卷一〇，並作私訶條，業經伯希和等考訂精確，自無可疑。（註六）第若以私調爲其省稱，未免牽強附會。案私調一名，太平御覽卷七八七引南州異物志，扶南土俗，又卷六九九引吳時外國傳，洛陽伽藍記卷四，齊民要術卷十，並見著錄，然核其方位與錫蘭島並不相合。

太平御覽卷三五九引吳時外國傳：「加營國王好馬，月支賈人常以舶載馬到加營國，國王悉爲售之，若於路失羈絆，但將頭皮示王，王亦售其半價。」觀此文可見加營國不在印度本部而在海

中。御覽卷七八七引南州異物志云：「斯調海中洲名也，在歌營東南可三千里，上有三國，城市街巷，土地沃美。」若採加營卽是訶陵一說，（註七）則加營可當爪哇，而斯調殆指爪哇東南之一島矣。

如前所考，葉調與斯調，非指一地，故余採伯希和等之考訂，而以葉調當今之爪哇。紀元二世紀時，脫烈美（Ptolemée）書誌有云：「大麥島（Iabadiu）地土饒沃，多產金，都銀城（Argyre）在國之西極。」烈維（Sylvain Lévi）曾取正法念處經梵本「至耶婆島（Yava），七寶莊嚴，金銀島，金礦爲飾，」等語對勘，因考訂此耶婆島卽脫烈美書之大麥島，並指今之爪哇也。（註八）顧爪哇蘇門答刺二島鄰處，世不無混稱二島爲Yavadipa者，馬可波羅（Marco Polo）書名此二島曰大小爪哇，卽其例也。要在紀元以前，印度移民東徙，文化東漸，蘇門答刺爪哇馬來半島越南半島並爲印度文化傳播之地，葉調使臣之入朝中國，事應有之。其行程應循彭家（Banka）門沿蘇門答刺馬來半島越南半島行，而抵交廣，是亦馬來羣島人之遠祖，自恆河東南赴爪哇海所遵之古道也。

（註九）

中國之識天竺，天竺之識支那，源來已久，貢獻雖始於漢和帝時，兩地交通爲時必更古也。當時